

DUSK OF FORBIDDEN CITY

# 紫禁城的黄昏

德龄公主回忆录

德龄公主 ◆ 著 秦传安 ◆ 译



《德龄公主》和《十三格格》  
之真正主角亲述清廷内幕，  
中西合璧的女人，  
垂死没落的皇朝，  
一幕幕真实历史再现。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ED & TRANSLATED PRESS

DUSK OF FORBIDDEN CITY

# 紫禁城的黄昏

德龄公主回忆录

德龄公主◆著 秦传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初版序

---



本书的作者，对于她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她是满族正白旗裕庚侯爷的女儿，裕庚在他的中国同僚当中，可算是最进步、最维新的官员之一。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军界，服役期间，正赶上太平军叛乱，以及和法国之间的台湾战争。189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他是兵部侍郎。稍后，他作为驻日公使被派往日本，1898年卸任后进入总理衙门（中国的外交部）。1899年出使法国，在那儿呆了整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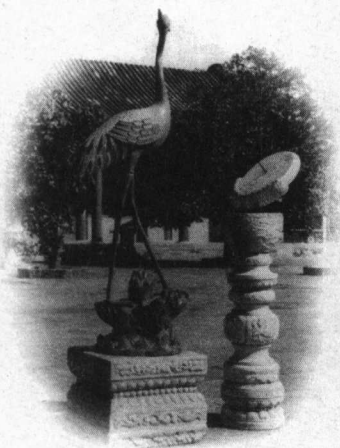
4年。在满清朝廷极端保守和反动的那段时期，裕庚为维新运动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在依照现代化路线改造中国邮政方面，裕庚也出力不少；但在努力改造国家财政体系和使海陆军现代化方面，他却铩羽而归。他于1905年去世。裕庚的改革精神，在孩子们的教育上，倒是得到了充分体现。那时，他的女儿们因为接受外国教育而很是出名，这在当时的满族高级官员中，几乎闻所未闻，这种尝试使他被指控为“媚外”和“革命”，但裕庚不为所动。他的孩子们在教会学校接受了早期教育，后来，他的两个女儿还进了一家法国修道院。在那儿，本书作者得以完成她的学校教育，并步入社会。甫一回国，她就成为慈禧太后的首席御前女官，在宫中当差期间，由于她特殊的地位，而为本书准备了相当的素材。也使她有机会对那位长期统治中国的非凡女性进行观察和评论，并且，她的叙述也给我们认识这位当今时代最特殊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样的机会真是独一无二。藉着告假前往上海照顾病重父亲的机会，德龄公主果断地终止了和中国宫廷的联系。于是就有了她和美国人撒迪厄斯·怀特先生的婚约，1907年5月21日，他们结婚了。架不住朋友们的恳请，她答应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下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在这里，那位中国最有名的女人，以及她宫廷里的习俗和氛围，就这样被她的一位同胞密友描绘了下来。这就是事情的前因后果。

托马斯·米勒德

1911年7月24日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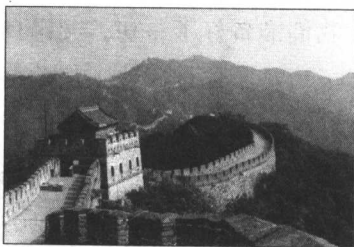
	初版序	1
第1章	回国	1
第2章	进宫	9
第3章	宫廷演出	19
第4章	和太后共进午餐	29
第5章	会见大使夫人	35
第6章	给太后当差	41
第7章	宫中琐事	53
第8章	御前女官	69
第9章	光绪皇帝	81
第10章	皇后	95
第11章	宫廷装束	111
第12章	太后和康格夫人	123
第13章	太后的肖像	145
第14章	皇上的生日	171
第15章	中秋节	191
第16章	颐和园	203
第17章	大殿	219
第18章	过年	231
第19章	西苑	243
第20章	尾声	255
	译后记	269



P134 28/03

## 第1章 回国

---



1903年1月2日，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以及众多的随员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仆人等等，总共有55人吧，乘船从巴黎回到上海，结束了他四年的外交官生涯。抵达上海港的时候，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这可真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想想看，单是我们这么一大群人要找个栖身之所，就是一桩天大的难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行李需要照看了。照以往的经验，旅途中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那些随员和仆人总是不大能指望得上的。自然而



然，照料这一切的责任，就只好落到母亲的肩上。的确，母亲在处理这些麻烦事情方面，简直是个天才。

当船抵达法租界的黄浦滩时，我们见到了上海道台（本市最高行政长官），还有众多的地方长官和其他文职官员，这些人一律身着朝服。道台告诉父亲，他们已经准备好“天后宫”作为我们逗留上海期间的住所。但父亲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并告诉他：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电报给法租界的侨民饭店，想必他们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父亲1895年出使日本时，曾在这家所谓的“天后宫”住过，鉴于从前不愉快的经验，我们可不想做第二次这样的尝试。平心而论，天后宫也还算得上是一座漂亮的建筑，但毕竟年久失修，不免有些陈旧破败。照规矩，凡高级官员途经某处，地方上总是要竭尽全力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在通常

20世纪初的上海黄浦江





情况下，谁都不好意思推辞，也就客随主便了。然而，父亲总是会婉言拒绝地方官员这些好意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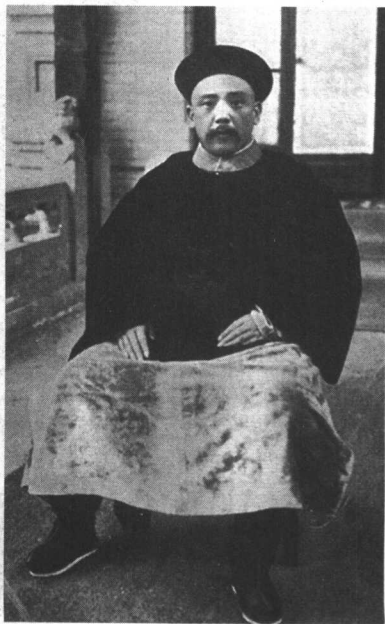
我们终于平安抵达侨民饭店。那里有两封从宫里发来的电报正等着父亲，电报命令他即刻进京。但眼下这个季节，去往天津的河道还在封冻期。而此时父亲已经年迈，且身体十分虚弱，几乎每时每刻都需要医生的照料。如果绕道秦皇岛，长时间的疲劳旅行，对于父亲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父亲回了一封电报，说是待北河甫一开冻，就乘坐第一班轮船离沪抵津。

2月22日我们离开上海，26日抵达天津。照例有天津道台和他的随从以及一干人等，来接待我们（这和我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这儿有一种很古怪的礼俗，每个出使回来的大臣概莫能免，那就是：当他的船只抵达中国海岸的时候，必须上岸“请圣安”。这样隆重的仪式，像道台这样的低级官员，是没有资格主持的。我们到达天津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sup>①</sup>恰好也在天津，他派了一个很干练的属僚持了衙门的公文找到父亲，说一切准备就绪，让父亲上岸去请圣安。

百事停当，父亲和袁世凯穿着整齐庄严的朝服——龙袍、朝珠、顶戴花翎以及诸如此类吧——向万寿宫进发。那是一座专门为此种仪式而修造的建筑，一班职位较低官员早已等候在此。在万寿宫后殿的中央，摆放着一张狭长的桌子，上面立着皇上和太后的圣位，上书“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督（在这里就是袁世凯了）和一行官员已经先行到达。袁世凯站在桌子的左边，其余官员分立两厢。不一会儿，父亲走过

①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总统。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年轻时，两次乡试未中，遂弃文从武。1895年北洋小站练兵起家，为清廷所倚重。戊戌变法中，因其向慈禧太后告密而导致政变失败。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随后图谋恢复帝制，举国哗然，称帝83天后，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羞愤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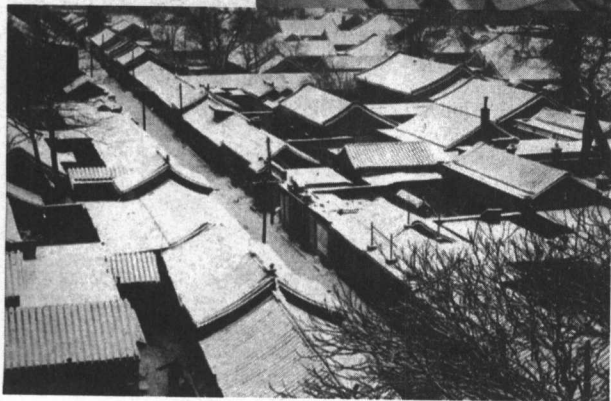


来，径直对着桌子的中央跪下，说道：“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裕庚叩请圣安。”说完就起立问圣体安康，袁世凯答道：“他们都很好。”于是，仪式就算结束了。

在天津呆了三天，29日抵北京。这时候，父亲的健康状况越发糟糕，便请求太后恩准，得到了四个月的假期，打算好生调养。在我们一家去巴黎之前，原已修造了一所漂亮的住宅，但不



北京的民居



幸毁于1900年的拳乱，这使我们家蒙受了超过十万两银子的损失。此次回京也就只好另租了一所中国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我们家原先的房子也并不是新建的，在我们买下这处房产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座非常不错



的旧式中国房子，那原是一位王爷的宫邸。在经过精心设计和重新装修之后，它就变成了一座漂亮的西式住宅了。我这里使用“西式”这个说法，不过是说这座中国房子看上去有一种西洋的风格，门窗、走廊、家具陈设，等等，是“西式”的；但房屋的排列和庭院的布局，又完全是中式的，像北京的其他中国房子一样，有着一一种非常闲适的风格，并且，还有一个差不多10英亩的花园。竣工之后，我们搬进去只住了短短4天，就要离开北京去巴黎了。我们对于即将失去这所美丽的房子都感到非常的伤心，要知道这所房子是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心血和金钱改造而成的。不过，对于一个中国高级官员来说，真不知一生中要承受多少磨难，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北京的房子都有一种闲适的风格，而且占地很大，我们家从前的那所房子也不例外。它一共有16间平房，大小房间共有175间，全都面向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房与房之间有走廊相通，即使你走遍所有的屋子，也无需跨出大门一步。读者或许感到奇



北京的庭院

怪，这么多间房子难道都能派上用场吗？你不妨设想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而且还有秘书、文员、信使、仆人、马夫和轿夫，你就会知道，这些房子一定都能物尽其用。

环绕着房子的花园是中国式的，小池塘里养着金鱼，夏天开满美丽的荷花，小桥轻架，垂柳拂岸，蜿蜒的小径两旁，花影婆娑。1899年6月，我们离开那儿去巴黎时，整个花园一片花和植物的海洋，见者无不赞叹。



现在，北京已经没有了我们的房子，我们不知道往何处去。因此在天津的时候，父亲就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托他们帮忙找一个安身之所。大概多少费了一些周折，总算找到了一处，而且说起来，还是一处颇有名的所在：是李鸿章<sup>①</sup>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也是他老人家寿终正寝的地方。我们是李鸿章死后住进这里的第一户人家，因为中国人非常迷信，很忌讳这个，他们相信，如果在这座房子里生活，肯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很快就在这里建立了我们的安乐窝，而且也并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尽管此前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说，只要我们胆敢住进这个不祥之地，这些可怕的事必定会不请自来。不过，要是把我们的房子被烧毁这件事联系起来看，我恐怕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

房子被烧毁的损失怕是永远也不能恢复了，因为我父亲，一个政府官员，要是以他的地位来谋求恢复他损失的这份钱财，那肯定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除了可能的声誉损失之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总是被假定为在为国家服务时，从不应该考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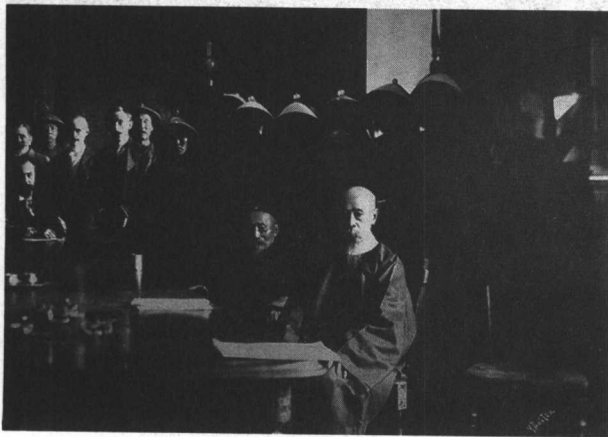
和家庭的利益，因此要求他们对于在公共事务中的私人损失，只能承担，不能抱怨。

1903年3月1日，庆亲王<sup>②</sup>和他的儿子载振贝勒来看我们，并说太后想见见我母亲，还有妹妹和我，希望我们翌晨六点赶到颐和园的万寿山。母亲告诉庆亲王，说我们这些年在外国一直穿着洋装，现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满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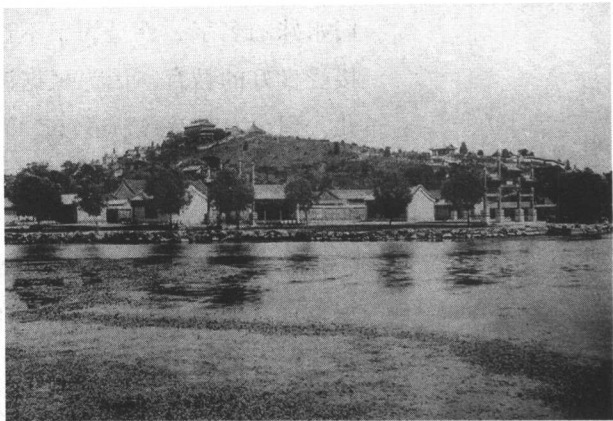
① 李鸿章（1823-1901），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

② 庆亲王，即奕劻（1836-1918），晚清重臣，内阁总理大臣。原为庆王永璘的嗣孙，道光三十年袭辅国将军，光绪十年晋庆郡王，二十年晋庆亲王。

下图：庆亲王（右）和李鸿章（1901年）。



服饰以供穿戴。庆亲王回答说，他已就此事禀呈太后，太后倒是希望我们穿着洋装晋见，因为她也很想借此了解那些外国人的装束。我和妹妹为在这样的场合到底应该如何着装才算得体而感到十分为难。妹妹希望穿她那件淡蓝色的绒袍，因为她觉得那种色彩最适合她。在我们还是小女孩



颐和园万寿山

时，母亲就一直为我们姐妹选择同样的衣服。我说我这次要穿一件红色绒袍，因为我相信这种颜色是太后所喜欢的。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的意见最终被采纳了。我们戴着鲜艳的红帽子，上面插着漂亮的羽毛，我们还选择了相同颜色的鞋袜以使整个颜色协调。母亲穿的是海绿色的绒袍，镶着淡紫色的花边，黑色的帽子上插着长长的白羽毛。

我们家住在市中心，离颐和园大约有36华里，唯一代步的工具，就是轿子。我们必须在凌晨三点出发，这样才能在六点赶到颐和园。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宫，可想而知庆亲王带来的消息是如何让我们激动。很自然，我们也不免时时担心：装束看上去是否得体？能否准时到达颐和园？以及诸如此类。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梦想着能走进皇宫，看看那儿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京城之外——事实上，应该是中国之外。使我们没有机会进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我和妹妹出生之后，父亲一直没有到政府专门设立的满洲儿童名册上去登记我们的名字，所以直到我们从巴黎回来，太后才知道，原来裕庚还有两个女儿。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不去登记我





们姐妹的名字，就是为了让太后知道，这样可以让我们在国外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根据满清定制，凡二品以上满族大臣的女儿，到14岁时就必须进宫，可能的话还会被皇上选作嫔妃——太后当年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中的。而父亲，则另有打算，他对我们姐妹有更大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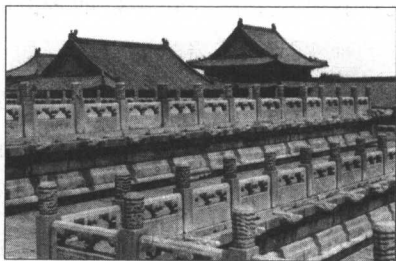
这天早晨3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了，四周漆黑，我们乘坐的是那种四人抬的轿子，轿子的四周各有一名轿夫。走这样长的路程，须有两班轿夫轮换，所以三乘轿子共有24名轿夫，这还不包括每乘轿子前面的领班。此外，每乘轿子还有三名骑兵军官护卫，轿子的后面，则跟随着两个仆从。另有三辆大车走在最后，是预备给轿夫轮流休息的。这样，我们这一大队人马共有45个人，9匹马，3辆车。

四周黑幕沉沉，万籁俱寂，除了轿夫喝道的粗哑嗓音和马蹄得得声，什么也听不到。路很不平坦，轿夫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路面上的石块和凹坑。对于那些没有乘轿长途跋涉这种经历的读者，我要告诉你，这可不是什么舒适的交通工具，因为你自始至终必须一动不动坐得笔直，否则就有翻轿的危险。这次旅行真是漫长难挨，等到远远地看见颐和园的宫门时，我已经身体僵直，疲惫不堪。



## 第2章 进宫

---



大概在整个行程走完一半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城门口，城门早已大开。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平时，所有的城门都在夜里7点关闭，除非特别的原因，要一直到次日早晨才打开。我们询问看守城门的卫兵，他们说是此前已经得到命令，要打开城门让我们通过。经过城门的时候，几个早已守候在此的官员，身着朝服，站立两厢，向我们行礼。

出了城门，外面仍然是漆黑一片。我默



默搜寻自己短暂人生经历中的那些美好记忆，然而那些平凡的经历，和眼前这一切比起来，真是差得很远。我思忖太后会有怎样的喜好？对我这样的人她是否喜欢？我听说太后有意要留我们在宫里，若真是这样，我想我会对太后施加可能的影响，使她促成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些想法使我兴奋莫名，我发誓要为中国最终能走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而竭尽自己的一切所能。

就在我梦想着这一切美好前景的时候，一缕红色的晨曦出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崭新的、美好的一天来临了，这真是一个好兆头。天边淡淡的光线越来越明亮，身边的景物已经清晰可辨，于是，一幅美丽的风景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快到颐和园的时候，我看见高高的红墙，在起伏的丘陵间蜿蜒，曲曲折折地环绕在宫廷的周围。宫墙和宫殿的顶部，覆盖着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在明



皇城根下（东便门）



亮的阳光下宛如一幅绚烂的图画。

沿途经过许多大大小小、风格各异的宝塔，我们到了海淀村，离颐和园的宫门大约还有4华里。本地的官员告诉我们，不一会儿就可以到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刚才还在怀疑，也许我们永远到不了目的地呢。海淀是一个美丽的乡村，四处是砖砌的平房，像中国北方的大多数房子一样，整齐、干净。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来看行进中的这一大队人马。我听到一个小孩对另一个说：“这些女人是要进宫去做皇后的。”他们的话，把我逗得乐不可支。

离开海淀不久，我们抵达一座牌楼，那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古老的中国建筑，雕梁画栋，精美绝伦。从这里我们一眼就看见颐和园的宫门，大约在我们前方100码左右。宫门开在围墙的中间，当中是一座大门，两边各有一座小门。中间的大门只有在太后进出宫殿时才打开。我们在左边的小门前落了轿，门已经打开了。门外约500码的地方有两座房子，是禁卫军的驻扎营地。

刚一下轿，我就看见那些官员在兴奋地谈论着什么，有几个跑进门去，喊：“来了，到了！”我们走出轿子的时候，两个太监迎上前来，他们戴着的翎子表明他们是四品宦官，那种翎子取自一种叫做“马雉”的鸟。这种鸟产自四川，羽毛呈灰黑色，比普通的孔雀翎要宽很多。这两个宦官领着十个小太监，拿了一匹







黄丝帘，我们刚一落轿，他们就将那匹黄丝帘披挂在轿子上，那帘子有10英尺长20英尺高，是太后赏赐给我们的，这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这两个品衔很高的太监毕恭毕敬地站立在宫门两侧，请我们进去。进了门，我们来到一个约300平方英尺的大院子里，院子的地面上铺满了青砖，有许多花坛和古松，树枝上挂了不少的鸟笼。迎面是一排红墙，墙上也开着三扇门，和其他的宫门相仿。左右两厢有两排矮房子，每排有屋12间，是作为接待室用的。院子里，大大小小穿着朝服的官员，往来穿梭，看上去不亦乐乎，其实都是无事忙，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他们见到我们，就肃立一旁，静静地看着。两个太监引我们走进那排屋子中的一间，这屋子约有20平方英尺，布置着很普通的黑漆桌椅，上面有红布垫子，三个窗口一律悬挂着丝制窗帘。过了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衣着华丽的太监进来，宣道：“太后谕旨，着裕太太和两位小姐到东宫候见。”话音未落，那两个引我们进来的太监连忙跪下，答道：“喳。”——在宣读上谕的时候，奴才必须恭敬地跪下，就好像太后真的驾临一样。于是，那两个太监又领着我们经过另一扇左门，来到另外一个院子。这里的情形和先前那个院子大致也差不多，只是院子的北边有仁寿宫。此外，这里的房间也好像比前一个院子里的房间也稍稍大些。太监领着我们走进东边的屋子，这里陈设华丽，红木家具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桌椅上覆盖着蓝色的缎子，墙壁上也挂着相同材料的装饰物。我心里暗暗地数了一遍，一共有14座不同尺寸和样式的挂钟，真令人啧啧称奇。

不一会儿，两个小丫环走了进来，说，太后正在梳妆，叫我们稍等片刻。这个所谓的“片刻”，事后被证明差不多超过了两